說帖

卷二十一

國立北平大學
中文圖書館章

江蘇司　道光十九年

本部查祖父之於子孫及子孫之婦倫紀至重非平人可比凡毆故之案總以死者有無違犯教令為斷並不以祖父是否有心致死為毆故之別今潘克禮因子媳張氏頂撞拼鬧悍惡不孝忿極致死是死者寔有違犯之罪即未便科該犯以故殺之條該撫以一係有心致死即照故殺子婦律擬流殊屬錯誤應即更正潘克禮應改依父母非理毆子孫之婦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律擬杖一百徒三年仍令照例彙題

餘應如所咨辦理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直隸司　道光二十三年

臣等查辦理案件如果案情律例不相符者原准衡情比附定擬若本律自有專條即不得故生枝節牽引他律致滋歧誤今李李氏與已死李寶貝止係無服之親其當時議繼為孫既未立有繼單且甫經六月即因與死者之母口角經其母將李寶貝要還已屬兩不悅服與義子之因本宗絕嗣有故歸宗者情事不符至該氏雖有央懇其父李好學暫為撫養並原穿衣服不曾拘留各情而當伊翁出殯時李好學

不允李寳貝承重該氏亦即中止是承繼一是業經
斷絕即無明可言未便竟與恩養年久配有妻室分
給財産之義子相提並論該氏因李寳貝不允跟伊
過度將其有心致斃自應按無服親屬至死以凡論
之律照故殺本律問擬斬候方為平允即謂該氏究
有議繼一事在先撫養半載事後又曾給與衣食衡
情不無可原亦祗可俟核辦秋審時量予區別定案
時未便曲縱其罪該督將該氏比照故殺恩義未便
有故歸宗之義子例依故殺雇工人律擬以絞候引

斷未為允協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督另行按律妥擬具版到日再議二十五年據該省遵駁更正依故殺律斬候等因題結在案

直隸司 同治元年

刑部謹

奏為情重命案擬斷未協請

旨飭令再行嚴審以成信讞事內閣抄出直隸總督文 奏

情重命案正兇未獲迭訊屍親供詞狡執旁無指証

先行擬供比擬監候待質並請將承緝不力之唐縣

知縣陳兆麟交部議處一摺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二

日奉

旨陳兆麟著交部照例議處該部知道餘依議欽此欽遵

抄出到部查原奏內稱緣張朱氏即張王氏係已死
張洛飛之妻結褵多載生子四人長張白玉次早故
三張四兒四張五兒俱未娶妻該氏素常刁潑鄰里
咸知與昔存今故之夫弟張自學並張白勤即張洛
花暨夫姪張玉子張年兒均分居各度張洛飛家素
貧寒張白玉向在該縣川裡地方傭工張四兒亦在
縣屬軍城甄洛德家放羊間一回家看視張五兒拾
柴度日向不外出咸豐十一年正月間張白玉因在
雇主家患病不能步行託人往喚張四兒至彼雇騎

康四群兒驢頭於正月二十二日傍晚伴送回家調治張五兒本住伊叔張自學家居住張白玉即隨張洛飛張朱氏同炕歇宿因屋偪仄張四兒偕康四羣兒往向同族張洛吉家借住二十三日張四兒邀同康四羣兒赶赴廟會至晚方歸二十四日黎明時復送康四羣兒拉驢回其本村張四兒前往川裡受雇與宋五兒牧羊張白玉在家病勢稍減二十四日早飯後赴村外向日取暖晚間張五兒拾柴回村偕張白玉與張洛飛張朱氏同食晚飯是日張白玉與父

並無違犯情事張玉子因父張洛花赴廟會未歸恐
其寒冷即令張五兒往送皮袄副張洛飛因有微疾
先行就寢不知因何事被人如何毆死惟張朱氏聲
稱起更時伊坐在炕邊不期張白玉乘空用鉄錘將
其父張洛飛連毆斃命張朱氏攔擋不住張白玉即
棄錘逃跑張朱氏赴街尋覓張五兒及張玉子適張
五兒尚未回歸張玉子聞聲走問何事張朱氏命至
家內再說進門始告以張白玉與張洛飛嚷閙張玉
子聞驚異詰問既係嚷閙何無聲息遂向張洛飛呼

喚數聲未應即趨入屋詰以何不點燈張朱氏答稱
張白玉不令點燈且復無油張玉子更加生疑適攜
烟袋吸烟遂即吹火見盞內有油即行燃燈照見張
洛飛血流滿面業經身死因即大聲驚喊張朱氏禁
勿聲張並用手向其項頸拍打聲稱係張白玉將其
父毆死業已逃跑何用張玉子管伊家閒事張玉子
情急趨出投訴地方張黑羊一面着人四外尋覓張
白玉未遇維時張年兒聞知與張玉子先後前往見
張朱氏仍執前說並無哀慘驚慌之狀因即遣人往

喚張五兒至二更後抵家張五兒向張朱氏盤詰張
朱氏答稱伊在院中揀擇棉花不知張白玉因何毆
父致死張五兒以天黑安能擇花駁問張朱氏無言
可答但稱有伊作主不用張五兒多管亦不必報官
先將張洛飛埋葬完事並言俟張白玉回家母子可
安淨度日省張洛飛時常絮叨遂將衣服與張洛飛
穿著預備入殮張洛花聞張黑羊送信於二十五日
黎明赶回見張洛飛頸上有傷血跡順兩耳邊流下
並無滚動痕跡即以伊兄雖然年老筋力尚健似此

情形若無人撥投何以並不滾動之言向張朱氏詰問張朱氏一味支吾張洛花因其出言不情心生氣忿即向往追辯駁張朱氏即持木棍赶打総說不用管伊家閒事意圖匿報張洛花不依投保赴縣具報經該縣陳兆麟詣驗已死張洛飛頂心偏左左太陽穴右眉共有鉄器傷四處寔係因傷身死查訊張朱氏據稱家内失少鉄秤錘一個想即是兇器因查起無獲未能比對傷痕集証研訊張朱氏供詞支離忽稱當時伊已睡熟伊夫究被何人所毆是仇是盜伊

不知情爭訊鄰証僉稱張朱氏於伊夫被殺後並無哀悲情形誠恐別有隱情節次添差嚴拏張白玉未獲卽據該府集案督審張朱氏忽又改供張洛飛被伊三子張四兒所殺並將張白玉致死埋屍滅跡飭令該縣等前往刨驗張白玉屍身無獲再三根究張四兒定於二十四日早出門與人牧羊並未回家傳訊雇主甚確鑿其為張朱氏狡供可知復向究詰張朱氏亦卽詞窮又稱伊夫如何被毆身死伊不知情加以嚴鞫仍稱係張白玉毆斃詰以因何起衅如何

下手該氏又稱不知復兇追兇器鉄秤錘據供係伊事後在櫃下覓得藏在家內即經委員馳赴伊家起獲鉄秤錘一個與原驗圍圓三寸之屍傷相符並飭仵驗有血跡張朱氏亦供認㝎係兇器因思此案既已獲有兇器又係張朱氏收藏屋內據稱張白玉毆死伊父張洛飛乃係張朱氏一面之詞訊據張洛花張玉子張五兒等咸稱張朱氏平時為人刁悍語言反覆無準乃村衆所畏避張白玉平時並無觸忤又無瘋迷病症亦村中所素知到官之後張朱氏忽供

不知被何人毆死忽供張四兒為正兇其刁悍狡黠
尤可概見今復堅供張白玉毆父致死第伊同宿一
炕豈有先不聞知何以並不攔阻又復詳細辦詰該
氏總一味狡執僅稱伊寔救阻不及又詰以即使不
及救阻若能當時聲喊張白玉亦斷難逃逸復令張
洛花等與之互相質對張朱氏雖無可置辯惟止自
認伊係畏累起見是以不肯聲張縱令張白玉逃走
意欲匿執了事該府因思是日僅止張洛飛張朱氏
張白玉三人在屋旁無他人今張洛飛已死其是否

張白玉毆死伊父或張朱氏謀殺伊夫暨另有加功
情事旁無質証迭次熬審加以刑嚇無如該氏悍無
質証仍復堅供如前若非張白玉到案斷難水落石
出屢張白玉未獲而張朱氏矢供不移罪疑惟輕將
張朱氏比依故殺罪因至死減一等擬流照例監候
待質俟緝獲張白玉或另有正兇再行質訊辦理等
因具奏臣等伏思明刑所以弼教罰惡所以示懲臣
部為刑名總滙之區凡一切命盜重案例須覆核精
詳無枉無縱至於服制案件風化攸關尤不敢草率

遷就稍滋疑竇致閙巧脫避就之風此案張朱氏與
伊夫張洛飛伊長子張白玉同屋就寢於伊夫被毆
致斃之事斷難諉為不知如果伊夫寔被張白玉一
人毆斃何以該氏當時不即喊救即或張白玉倉猝
逃逸亦當於親屬盤問時據情哭訴以冀跟踪追獲
為夫鳴冤何以先時絕無聲息迨屍弟張洛花屍姪
張玉子張年兒聞知往看屢向盤詰該氏又復藉詞
支飾毫無戚容殊堪詫異該氏初供稱係張白玉致
斃後又改供被三子張四兒所殺並將張白玉致死

埋屍滅跡迨門驗張白玉屍身無獲並查明張四兒是日並未回家有雇主供証可憑該氏又稱伊夫如何被毆身死並不知情供詞種種支離殊出情理之外且張白玉先因患病不能步行何以兩日之間病已霍然竟能健步脫逃張四兒雖已出外至四子張五兒乃係向不外出之人是晚尚與張白玉等同食晚飯其於此事起衅根由豈能絕無見聞所稱張玉予令送皮襖他去之事何其如此巧值張白玉素無瘋迷病症村中共知斷無平空無故忽用鉄秤錘將

父連毆致斃之理該氏既供坐在炕邊即難推托不
知該氏平時刁悍語言反覆且於張五兒盤詰之時
聲稱有伊作主不用多管並有可以安淨度日省張
洛飛時常絮叨之語其居心叵測決非一朝一夕之
故似此情重命案承審官並不研究起衅根由照律
嚴辦率據該氏恍惚無憑之供遷就了結既經歷欽
該氏狡飾供詞又稱該氏失供不移罪疑惟輕欲將
該氏比照故縱罪囚律擬罪監候待質殊不思此案
非張白玉以子弑父張朱氏知情同謀即係張朱氏

以妻殺夫張白玉下手加功一門之中骨肉相殘形同梟獍無復人理無論以毋待質親子自來少比辦法即罪疑惟輕監候待質亦祇係尋常案件首從末分之專例豈可施之於逆倫重案設竟張朱氏謀殺其夫并殺其子張白玉以滅口事後藏屍滅跡則張白玉既死不能復生永無到案之日而該氏之監候待質豈不倖逃顯戮如果係張白玉致死伊父該氏與之同謀下手加功或係知情故縱亦當訊取確供先治該氏以應得之罪此案在逃者僅止張白玉一

人其餘人証畢集明查暗訪入而惟求何難得其踪
跡況兇器鈇秤錘現已據供起獲比驗傷痕相符足
見該氏於伊夫致死因由並非毫無聞知承審官正
可從此細心窮究其得真情何以承審一年有餘於
案中緊要情節全未研訊明確輒憑該氏游移狡飾
之供臆列入奏希圖草率了事致令以子弒父以妻
殺夫之重案情狀未明寔抵無人生者偷息人間死
者含冤地下在張洛花等痛連同氣方且冤憤莫伸
其鄰里親族將謂案情重大如此正兇猶可漏網其

何以正倫常而昭炯戒又安事地方官長為也風俗
人心關係寔非淺鮮相應請
旨飭下該督另委賢員提同案犯再行研訊確情務期水
落石出以成信讞並勒限嚴緝逸犯張白玉務獲歸
案究辦勿令要案久懸正兇漏網以重倫常而飭法
紀至承審各員審擬失當亦應請
飭部查取職名先行議處再故縱罪囚至死減一等乃指
平人縱放罪囚者而言至於子之於父妻之於夫子
婦之於翁姑同一服屬三年如果訊明該氏寔止知

情故縱則急夫嚳庇逆子例內雖無治罪專條核其
情節自應比照子婦毆斃翁姑其夫賄和匿報擬絞
之例酌量辦理方為平允該督原擬亦未允協應伏
候奏到日再行核議合併聲明臣等為維持風化起
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河南司同治十二年

查例載義子過房在十五歲以下恩養年久配有室家若義父母故殺義子者以故殺乞養異姓子論犯義絕同凡人論註云義絕如毆義子至篤疾當令歸宗及有故歸宗而奪其財産妻室亦義絕也又律載故殺乞養異姓子杖一百流二千里又斷罪無正條援引他律比附定擬又例載因姦將子女致死滅口者無論是否起意如係親母擬絞監候不論現在有無子嗣入於緩決永遠監禁各等語此案蘇王氏係

已死蘇西來義母蘇西來自幼經蘇王氏乞養過門
為其娶妻蘇吳氏嗣蘇西來出外當勇蘇吳氏與王
清沅通姦該氏知情貪利縱容迨蘇西來回家看破
姦情不時責駡其妻後復與蘇王氏爭吵蘇王氏起
意謀殺商允蘇吳氏王清沅於夜間乘蘇西來在房
睡臥分帶刀子鉄通條同至床前蘇王氏先將蘇西
來偏左等處砍傷蘇西來滚身落地蘇吳氏用通條
毆傷其右腮肤王清沅用刀砍傷其右太陽等處並
用繩與蘇王氏將蘇西來拉勒斃命該撫以蘇王氏

收養蘇西來為義子恩養已久配有室家其將蘇西
來謀殺身死若依故殺乞養異姓子孫論僅止擬流
收贖惟該氏究係縱媳通姦起意謀殺義子與尋常
故殺義子者不同似應照依義絕問擬第義絕一條
係專指有故歸宗奪其田產妻室而言雖縱姦謀殺
情節較重遍查律例並無縱容義媳通姦謀殺義子
作何治罪明文歷年又無辦過似此成案援引鮮所
據案情重大罪名出入攸關未敢輕率定讞咨部核
示等因　本部查義母謀殺義子之案應否照凡論

定擬總以是否有義絕之狀為斷蓋義毋於義子固
無屬毛離裏之愛而既以恩養年久得等於所生則
非實犯義絕自難概同凡論今蘇王氏因義子蘇酉
來出外當勇伊媳蘇吳氏與王清沅通姦該氏知情
貪利縱容嗣蘇酉來回歸看破姦情將伊妻屢次責
詈迨後蘇酉來復與蘇王氏爭吵蘇王氏起意商同
蘇吳氏王清沅將蘇酉來謀殺身死雖較尋常故殺
子情節為重惟蘇酉來自幼經蘇王氏乞養為義子
恩養年久娶有妻室情同顧復並未遂令歸宗原其

財産妻室未没其恩義名分遽以凡論照謀殺人造意律竟擬斬首致與有犯義絶者無所區别若僅照故殺義子律擬流收贖似絶情重法輕不足以示懲創第查該氏於義媳吳氏王清沅通姦查知後並未禁絶反貪利縱容與身自犯姦者同一無恥其義母於義子恩養年久既得等於所生即與親子無異則義母縱媳通姦恐致礙眼謀殺義子亦與因姦將子女致死滅口者大畧相同衡情酌斷自應將蘇王氏比照親母因姦將子女致死滅口者擬絞監候入於

緩決永遠監禁例科斷惟查蘇王氏供稱縱媳通姦
被伊義子蘇西來外歸窺破姦情將妻不時責罵後
復與蘇王氏爭吵其是否因蘇王氏縱姦起衅抑係
另因別情原咨僅畧舉數語並未詳細訊明亦未將
全案供招送部本部碍難懸斷應令該撫再行提犯
嚴鞫確情速飭妥擬具題到日再議可也

浙江司 光緒五年

本部查義子過房在十五歲以下恩養年久例應以乞養異姓子論本例內雖未指明恩養年分惟查家長毆傷奴婢例內典當家人隸身長隨恩養在三年以上如有毆傷依奴婢律論倘甫經典買或典買隸身未及三年依雇工人律論是典當家人既以恩養是否在三年以上分別照奴婢雇工人律科斷則義子恩養在三年以上亦應同乞養異姓子論自可隅反令周胡氏因姦挌傷童養義媳周藍氏致死滅口

周藍氏雖過門甫及一年惟婦人義當從夫桂連法即周連法經周胡氏自幼領養為義子既已四年即屬恩養年久況童養媳無論成婚與否一經過門名分已定設有干犯不能不照子婦論則義姑因姦將童養義媳致死滅口自應比照繼姑因姦將媳致死滅口擬斬監候入於緩決永遠監禁例科斷惟原咨僅畧舉數語並未将全案供招送部本部碍難懸斷應令該撫再行提犯嚴鞫確情妥擬具題到日再議可也

奉天司 光緒五年

查例載婦女犯罪除例載寔發駐防為奴各條外罪應軍流者准其收贖一次仍詳記檔案如不知悛改復犯前罪即行寔發駐防不准收贖等語此案富茶氏因伊媳瓜爾佳氏懶惰屢向管教責打並未悛改迨令炊飯因其怨懟譏詬起意致死用蔴辮迭責斃命寔屬故殺該將軍將富茶氏依父母非理毆子婦故殺律杖一百流二千里應如所咨辦理該犯婦雖情節殘酷惟衅起管教兒媳與身犯邪淫廉恥盡喪

者不同不在定例應行寔發之列所得流罪應與例
准其收贖該將軍聲稱該犯婦意殊殘暴情浮於法
不准收贖之處應毋庸議餘如所辦理相應咨覆
該將軍可也

四川司 光緒七年

本部復詳核案情已死幼女劉進秀年甫六歲其索錢買糖哭鬧係屬孩童常情劉小李氏如果平日視同己出業已用手毆責儘可完事何忍復掐住咽喉立斃其命即其下手狠毒其平日於劉進秀毫無恩情已可想見至劉大用則係劉小李氏家長劉瀚之無服族姪誼屬疏遠劉瀚外出家僅女流該犯劉大用果無所希圖自不應不避嫌疑常至其家如謂偶爾相值則以六歲幼孩遭此慘毒目覩者縱不投隣

報驗亦當畏累躲避何至復聽從私埋匿報意圖掩飾不計自干咎戾况劉大李氏當時在家自必確有見聞何以並未傳訊取供尤恐劉進秀係劉大李氏撫育而劉瀚因昵妾之故慮大李氏供出實情故捏病不令到案指小李氏係死者慈母以為輕減罪名地步案情種種支離罪名出入攸關本部仍難率覆應令該署督再行提集犯証嚴鞫務得確情妥擬報部到日再議可也

湖廣司 光緒九年

查律載非理毆子婦致殺者杖一百流二千里又婦女犯徒流者收贖各等語茲據該撫以現有氏婦廖周氏故殺童養子婦魯妹一案魯妹年僅六歲自三歲過門童養體弱多病心生厭惡嗣魯妹嗣魯妹腹瀉污穢衣褲廖周氏用香火點燃將其炙傷復因其哭喊用燒熱鐵火釆烙傷其顖門偏左並取鍋內滚水連向魯妹潑燙致傷其頂心等處殞命又民婦謝周氏因童養媳周女患病慮及醫藥費錢起意致死

毆祖父母父母

用手搭傷其咽喉氣絶殞命情節均極兇殘按律載
非理毆子婦致斃者杖一百流二千里係婦人照律
收贖是雖有治罪之名並無治罪之實以致毫無畏
忌毒毆慘斃大傷天地之和請
飭刑部將非理致斃年十四歲以下童養幼媳酌予監禁
數年以消殘虐之風而保童穉之命等因具奏奉
旨交臣部議奏臣等查姑媳名分綦嚴如果其媳不遵教
訓原可責處是以律內姑毆媳無論謀故均擬流收
贖向乾隆四十八年直隸老王邢氏謀死伊媳小王

邢氏一案欽奉

諭旨始定有實發之例誠以姑之視媳與親生子女不同往往倚恃尊長毒虐致斃例予實發類以戢殘忍之風即隱以致慈愛之道然爾時祇論謀殺其故殺者則仍照律擬流收贖今該撫請將非理故殺年十四歲以下童養幼媳酌予監禁數年等語係為保全幼稺起見臣等伏思過門童養之媳或因父母已故或因家貧無力養贍送至夫家俟及歲後再行成婚情形本屬可憫為翁姑者自當憐其孤苦格外矜恤方不

失為遵長之道乃日久厭惡心生凌虐折磨無復人
理甚至起意毒毆致斃迨犯案到官因姑媳名分已
定不過僅擬罪名照律收贖若不稍加懲創誠如該
撫所稱有治罪之名無治罪之實以致毫無畏忌查
婦女因圖詐圖賴混行翻控罪在軍流以上者例既
有酌加監禁三年專條此等殘虐性成之婦較潑賴
滋事者情無二致自應仿照辦理向例十五歲以下
皆爲幼孩則致斃童養幼媳亦應以十五歲為斷臣
等公同商酌擬請嗣後姑故殺子媳之案除年在十

六歲以上仍照律准其收贖外如有將十五歲以下童養幼媳非理凌虐逞忿故殺情節殘忍者照律擬罪酌予監禁三年限滿由有獄管獄官察看情形實知改悔據實結報即予釋放倘在監復行滋事犯該笞杖者仍准收贖犯該徒罪以上加監禁半年犯軍流以上加監禁一年再行釋放若官吏獄卒故意凌虐照凌虐罪囚例加等治罪如此分別酌辦庶兇殘者稍知斂迹矣如蒙

俞允臣部行文湖南巡撫將廖周氏謝周氏兩案即照新

定章程定擬並通行各省督撫將軍都統府尹一體

遵照辦理仍俟修例時纂入例冊以資遵守所有臣

等核議請將故殺童養幼媳酌予監禁年限緣由謹

恭摺具

奏請

旨光緒九年五月十三日奏奉

旨依議欽此

山東司 光緒十年

查律載子毆父者斬又例載子誤傷父律應斬決者仍照本律定擬援引樊魁案內欽奉

諭旨恭候

欽定又律載尊長謀殺本宗卑幼已殺者依故殺法故殺大功妹絞監候又毆妹之夫至死者依凡人論又鬬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又例載毆死一家二命者擬絞立決各等語此案楊茂椿因出嫁胞妹宋楊氏時向其父楊景遠要得糧食錢物食

用屡阻口角朱楊氏慫恿楊景遠將該犯分居自復
任意搬運該犯慮恐家產被其騙盡後受饑寒無力
養贍向阻互罵又經楊景遠偏護欲毆嗣該犯見朱
楊氏與夫朱進才在楊景遠家食飯用言激怒該犯
忿極難遏輒起意將朱楊氏殺害携帶腰刀走至朱
楊氏門首乘其同家不備用刀砍傷朱楊氏咽喉等
處朱進才赶出帮護該犯逃走被扭亦用腰刀砍傷
朱進才偏左等處該犯之父楊景遠走至朱進才背
後低頭拉勸不期該犯刀尖誤劃傷楊景遠偏左並

楊景遠奪刀致自在刀刃上搕劃傷左手大指等處朱楊氏旋即身死朱進才越三十四日斃命楊景遠傷經平復該撫以朱進才偏左囟傷原驗骨損死在破骨傷保辜限內係該犯胞妹之夫有親無服應照凡論朱楊氏係屬謀殺朱進才乃係鬭殺一謀一鬭同應擬絞監候二罪相等惟朱楊氏係該犯出嫁胞妹服屬大功卑幼而幼進才係朱楊氏之夫服制較親應以一家論律例並無謀殺卑幼鬭殺凡人一家二命作何治罪專條查謀死出嫁胞妹與毆死凡人

既同一擬絞比照毆死一家二命例罪應絞立決第
該犯誤割致傷親父楊景逵按律應斬立決照例援
引樊魁案內欽奉
諭旨夾簽聲請得改為斬監候絞決較斬候為重聲稱毆大
功以下尊長例内另犯謀故鬪殺復致斃期功尊屬
尊長雖係誤殺情輕不准夾簽聲請以重倫常比類
參觀該犯於伊父雖屬誤傷惟另斃兩命情節較重
擬請從重即照子毆父律擬斬毋庸援引樊魁之案
夾簽聲請等語臣等覆加查核情罪尚屬允協應如

該撫所題楊茂椿合依子毆父者斬律擬斬立決該
撫疏稱楊景遠云云

直隸司 光緒十三年

查例載義子過房在十五歲以下恩養年久或十六歲以上曾分有財產配有妻室若於義父母有犯即同子孫取問如律若義子有故歸宗而義父母無義絕之狀原分家產原配家室不曾拘留遏有違犯仍以雇工人論若犯義絕及奪其財產妻室並同凡人論等語誠以義子之於義父母猶之妻妾奴婢之於本夫家長均屬以人合而非以天合名分寔緣恩義而起恩義絕名分即不復存故義子於義父母有犯

例以恩義年久有故歸宗及已犯義絕為治罪等差
亦如妻妾之分改嫁被出奴婢之論贖身轉賣也至
例稱義絕註內雖僅止出毆義子至篤疾及奪其財
產妻室而言而被逐歸宗同屬義絕自可類推今楊
滿良經韓詳收養為義孫嗣因不聽教訓逐令歸宗
雖未奪其妻室究未分給財產且收養僅止年餘被
逐寔越五載恩義早經斷絕已與凡人無殊楊滿良
向韓詳索分房價未允用言頂撞致韓詳氣忿跳崖
跌傷身死該縣因楊滿良係夫婦被逐歸宗泥於並

未拘留妻室一語將該犯仍照雇工人論誠如該督所云以被逐歸宗之案而引有故歸宗之條辦理殊失允當至該縣所引道光六年該省李張氏因爭分梨樹致義翁自盡之案查李張氏之夫係自幼過房恩養年久嗣因義父生有子嗣分給財產令其歸宗恩義並未斷絕核與楊滿良之案迥不相同尤未便引以為據所有楊滿良一犯自應仍以凡論方與例意相符如謂曾經恩養娶室較凡人畧為加等科斷亦屬情法之平惟該督僅畧舉數語寔情是否確寔

本部無從懸揣應令該督詳敘供勘按例妥擬具報
到日再議

直隸司　道光二十一年

此案邵陳氏夫喪未滿自行央媒改嫁與邵玉慶為妻後因向邵玉慶之母邵杜氏取用剪刀被邵杜氏斥罵揪推倒地並用右手腕堵住邵陳氏之口邵陳氏被堵氣悶情急順口咬傷邵杜氏手腕越五日抽風身死先據該督以該氏居喪改嫁與邵玉慶為妻並非依禮聘嫁情近苟合其于邵玉慶之母有犯律例並無恰合專條咨請部示經臣部查邵陳氏不由故夫之母馬張氏主婚輒自行作主央媒改嫁並無

主婚人寫立婚書迨後馬張氏收用謝錢亦非定婚時所受聘財可比雖經媒說定與私自苟合者不同若遽照明媒正娶按服制定擬加以極刑揆之法制似為太重如因其婚禮未備情近苟合仍同凡論亦非所以重倫紀崇閫法制名分輕重之間全在臨時斟酌辦理行令該督訊明全案供情如果寔有可疑即援引男女親屬尊長相犯重情臨時斟酌具奏之例妥擬具奏去後茲據該督審明鄧陳氏雖非明媒正娶亦非寔在苟合並以律應離異之婦與有故歸宗

尚無義絕之義子相依其有故歸宗之義子與義父母有犯例以雇工人論將該氏比照雇工人毆死家長律擬以斬決聲明該氏係因被邵杜氏用手堵口該氏被悶情急順口咬傷情近抵格死係因風情節較輕比照服制情輕之例夾簽聲請等因具奏臣等查刑以弼教若有關風化之大與倫紀之嚴尤不可不務求其精當故定例於居喪嫁娶等項愚民易犯者果係明媒正娶有犯仍依服制定擬以重倫紀若私自苟合等項有傷風化即以凡人科斷原屬並行

相毆

不肯令鄧陳氏之改嫁鄧玉慶雖非明媒正娶亦與
實在私自苟合不同律例既無明文成案亦無恰對
其致傷鄧玉慶之母身死惟有權衡法制名分之間
斟酌辦理以免畸輕畸重之弊該督將該氏比照有
故歸宗尚無義絕之義子干犯義父母之例定擬衡
情論罪尚屬允協應如所奏鄧陳氏應比照義子有
故歸宗義父母無義絕之狀有犯以雇工人論雇工
人毆家長死者斬律擬斬立決再該氏因被鄧杜氏
用手堵口該氏被堵氣悶順口咬傷致鄧杜氏越五

日因風身死核其情節傷近抵格死係因風情節尚
可矜憫在凡門應准減流即照卑幼毆死期功尊長
情輕之案亦例得夾簽聲請該氏係比照雇工人毆
殺家長定擬與卑幼毆死期功尊長情事相類既據
該督於疏内聲明相應比例聲請恭候
欽定

相
毀

查例載嫁娶違律應行離異者與夫之親屬有犯如係先姦後娶或私自苟合或知情買休雖有媒妁婚書均依凡人科斷若止係居喪嫁娶實係明媒正娶者雖律應離異有犯仍按服制定擬又另次尊卑相犯重情或于有律應離異之人其情稍有可疑揆于法制似為太重或于名分不甚有碍者聽原問衙門臨時斟酌擬奏又義子有故歸宗義父母無義絕之狀遇有違犯以雇工人論又律載雇工人毆家長死

相毆

者所又例載毆死期功尊長罪干斬決之案若係情

輕該督撫按律定擬于案內將情節敘明法司核其

情節實可矜憫者夾簽聲明恭候

欽定 又斷罪無正條援引他律比附定擬各等語

四川司 同治十一年

妻妾與夫親屬

查審理人命案內帮毆毀屍之犯必須嚴究同謀致死確情方足以成信讞況案關服制尤不得任聽趍避供詞率行含混定擬致啟開脫之漸此案蕭卯氏與伊夫前妻所生之子蕭騾子並夫胞弟蕭泳河同居共炊蕭泳河遊蕩不務正業常將家內什物竊賣花用蕭卯氏屢勸不悛嗣蕭卯氏給與蕭泳河布衫馬褂各一件勸令覓主帮工至年底蕭泳河邀同族姪蕭矮子到家估抬蕭卯氏煽米風車變賣蕭卯氏

相毆

與蕭驟子瞥見赶出向阻蕭泳河嫚罵蕭驟子令其脫還衣服蕭泳河不依拳毆蕭驟子用木棒毆傷其右手背右肐肘棄棒逃跑蕭泳河拾棒追毆不及轉回復抬風車蕭卯氏斥罵蕭泳河用木棒毆傷其右臂膊等處蕭卯氏用鋤格落木棒毆傷蕭泳河左腰眼等處倒地經蕭矮子勸止因有事當即走去蕭泳河卧地深罵辱及蕭卯氏父母並稱將來定將伊一家殺害蕭卯氏氣忿起意將其致死又用鋤柄連毆傷其頂心右耳根至晚因傷殞命起更後蕭驟子回

家蕭卯氏告知情由蕭騾子慮恐問罪起意毀屍滅跡即携菜刀將蕭泳河頭顱手足砍落復將肚腹割開取出腸臟放入鉄鍋內煑爛皮肉取出骨殖用石捶碎連兇棍木棒鋤柄用火焚燬一併傾入糞池該督以蕭泳河係蕭卯氏故夫期親胞弟至死應同凡論將蕭卯氏依故殺律擬斬監候蕭騾子除毆傷胞叔蕭泳河輕罪不議外依毀棄緦麻以上尊長未葬死屍律擬斬監候等因具題臣等詳核案情該犯蕭騾子與伊胞叔蕭泳河同居共炊如果因伊叔估拾

家存摘米風車欲行變賣即同伊母蕭邱氏出向攔阻儘可婉言理剖乃始則令伊叔脫還衣服繼復用棒將其毆傷其平日目無尊長已可概見且該犯既敢逞兇犯尊於前當伊母與伊叔互相爭毆之時詎該犯並未在場幫毆業已棄棒逃逸置之不理縱不慮伊叔將風車抬去豈不慮伊母反致被傷似非情理所有雖有伊族弟蕭矮子曾經在場勸止惟蕭泳河被毆臥地之後蕭矮子先已走回究竟如何將蕭泳河致斃蕭矮子並未目覩自不得據以為証是所

供伊叔係被伊母一人故殺該犯晚間始行回歸等
語祇係該犯與伊母一面之詞尤難憑信況伊叔被
殺後該犯絕無悲痛之情乃復毀屍滅跡將屍身支
解並割開肚腹取出腸臟放入鍋內用火煑爛及肉
捶碎骨殖延其下手殘忍情形顯因憎嫌伊叔不務
正業商同伊母將其謀斃毀屍滅跡事後串揑供詞
犯母溺愛其子挺身承認情弊更屬顯然承審官於
此等服制命案並不根究致死確情率據串揑含混
供詞遽行定讞殊不足以成信讞案情種種支離罪

名岀入攸關臣部碍難率覆應令該督再行提犯嚴

鞫務得確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相毆

浙江司 光緒九年

為片覆事准都察院簽商浙江巡撫題葉小通戳傷兄妻葉盛氏身死一案稿內粘簽例載殺死一家三命分均卑幼內有一人按服制律應同凡論者斬決梟示如謀占財產圖襲官職殺期服卑幼一家三人者斬決又聚衆共毆原無必殺之心而毆死一家三命及三命以上者將率先聚衆之人不問共毆與否擬斬立決等語雖無服期尊長卑幼聚衆共毆毆死期親一家三命各覽各命為首者作何治罪專條而

妻妾與夫親屬

似此禍起蕭牆至親骨肉白刃尋仇將弟姪及嫂同
時慘殺實屬人倫奇變未便斷以常科且原讞各斃
各命情節亦甚支離應由貴部另派熟悉刑律之員
逐條指駮令該省再行詳審以重倫紀而協刑章等
因　本部查例載殺死一家三命分均卑幼內有一
人按服制律應同凡論者斬決梟示如謀占財產圖
襲官職殺期服卑幼一家三命者斬決等語此二條
均係指謀故殺期服卑幼而言若係毆殺即與此例
不符至聚衆共毆原無必殺之心而毆死一家三命

及三命以上者將率先聚衆之人不問共毆與否擬斬立決之例係指凡人而言服制之案自不得相提並論今葉汶鈺因胞姪葉泳詳與父葉汶通挾嫌放火燒燬伊家房屋控究逃逸後復潛回葉汶鈺查知欲送究同伊弟葉汶沅前往捉拏葉汶通葉泳詳不不依持刀向砍葉汶鈺將刀奪獲嚇戳適傷葉泳詳肚腹並帶劃傷左肋倒地葉汶沅畏兇逃出門外葉汶通持刀追及葉汶沅轉身奪過刀子亦將葉汶通肚腹左肋戳傷致傷葉汶鈺將刀擲地與葉汶沅先

從逃跑葉汶通之妻葉盛氏拾起刀子哭罵追赶適葉汶鈺胞弟葉小通自外回歸撞遇葉盛氏斥其同夥上前撲砍葉小通奪刀過手轉身砍逃葉盛氏扭住髮辮拚命葉小通掙扎不脫情急用刀嚇戳適傷葉盛氏胸膛葉汶通葉泳詳葉盛氏旋各殞命該省將葉小通依弟毆兄妻至死依凡人論鬪殺者絞律擬絞監候葉汶鈺依期親伯叔毆殺姪律擬杖一百徒三年聲明葉汶沅在逃獲日另結均係按律辦理如謂死係一家三命情節較慘殊不知葉汶通與葉

葉泳詳父子係挾嫌於火罪人在平人無論謀故律得照故擅殺定擬尚不得以一家三命論何況死係期服卑幼豈科罪轉較平人加嚴若徒執無關緊要情節較令該省再行覆審轉致稽延時日於兇犯罪名究無關出入似應仍照該省原擬辦理相應片覆

貴院查核並將原稿片送

貴院會畫可也

相毆

浙江司 光緒九年

為片覆事准都察院片稱刑部片覆葉小通一案等因前來應片行貴部即將辦過似此成案檢查數件送院以憑查核等因　本部查弟毆兄妻至死並毆殺期親弟姪律例各有治罪專條例無各斃各命因死係期服卑幼一家三命加重明文且核擬罪名均係查照律例科斷向不引案既准

貴院片查辦過成案相應抄錄成案五件片覆

貴院查核可也

計開

嘉慶十二年四川省案

查殺一家二命一故一聞擬斬立決之例係指殺死平人或各居親屬而言如同居親屬查係夫妻父母子女至親自應仍以一家論若故殺胞弟又毆死兄妻死者雖係一家而究非至親且該犯與死者亦屬一家即不得以殺他人一家二命論此案孫紹吉故殺胞弟孫紹裔又殺死弟妻方可照例斬斬今該犯係戳死兄妻孫李氏該督以此案一故一聞按律均

應絞候二罪相等從一科斷將孫紹吉依故殺期親
弟妹例擬絞監候查核與例相符似可照覆

嘉慶十七年

川督　咨田潮魁砍死胞姪田昌倫姪孫田二娃一
案查律載伯叔毆殺姪並姪孫者杖一百徒三年故
殺者杖一百流二千里又毆殺同堂大功弟妹小功
堂姪緦麻姪孫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故殺者絞監候
又例載殺死功服緦麻卑幼一家非死罪二命者問
擬絞決奏請

定奪各等語是殺死功緦卑幼一家二命擬絞立決之例係指有心慘殺者而言蓋故殺功緦卑幼一命已應絞候故殺二命是以加至絞決至故殺期親卑幼罪止擬流與功緦罪分生死例內既係註明功緦卑幼則二命內有一期親卑幼即不在擬絞立決之例此案田潮魁因向胞姪田昌倫借米不遂將田昌倫故殺身死復因田昌倫之子田二娃將其拉住該犯又用斧嚇砍致傷其偏左越十九日殞命查田潮魁致死田昌倫二娃二命係一故一鬬並非均係故殺且

一係該犯胞姪一係姪孫與故殺功緦卑幼一家二
命應擬絞決不同該省以該犯致死姪孫田二娃律
止滿徒其故殺胞姪田昌倫罪應擬流從其重者論
將該犯依故殺姪律擬杖一百流二千里與例相符
應請照覆

相毆

浙江司 光緒九年

謹

奏為由題改奏請

旨遵行事刑科抄出前護理浙江巡撫布政使德馨題葉小通等戳傷兄妻葉盛氏等身死一案此案葉汶鈺因胞姪葉泳詳與其父葉汶通挾嫌放火燒燬伊家房屋控究葉泳詳等逃逸後復潛回家內葉汶鈺查知欲行送究同伊弟葉汶沅前往捉拏葉汶通葉泳詳不依持刀向砍葉汶鈺奪刀戳傷葉泳詳肚腹並

妻妾與夫親屬

刑律鬬毆下

帶劃傷左肋倒地葉汶沅畏兇逃出門外葉汶通持刀追及葉汶沅轉身奪刀亦將葉汶通肚腹左肋戳劃致傷倒地葉汶鈺將刀擲地與葉汶沅先後逃跑葉汶通之妻葉盛氏拾刀哭罵追赶適葉汶鈺胞弟葉小通自外回歸撞遇葉盛氏斥其同夥上前撲砍葉小通奪刀過手轉身欲逃葉盛氏扭住髮辮拚命葉小通掙扎不脫情急用刀嚇戳適傷葉盛氏胸膛葉汶通葉泳詳葉盛氏旋各殞命該護撫將葉小通依弟毆兄妻至死依凡人論鬪殺者絞律擬絞監候

葉汶鈺依期親伯叔毆殺姪律擬杖一百徒三年聲明葉汶沅在逃獲日另結又據江西巡撫潘霨題郭加受因姦拒捕殺死本夫游仕老一案此案郭加受因與游仕老之妻游聶氏通姦後被游仕老撞見逃走游仕老向游聶氏盤出姦情責打禁絕往來郭加受復往續舊走入堂屋游仕老瞥見喝拏郭加受逃跑游仕老追赶郭加受逃至門外游仕老赶上擒住郭加受衣袖喊捕郭加受掙扎不脫起意拒捕拾起石塊毆傷游仕老右太陽穴並偏左倒地時游聶

相毆

氏在房睡歇聞鬧携燈出看並經隣婦黃陳氏踵至
問明游仕老移時殞命游聶氏哭泣不依郭加受向
游聶氏嚇稱如敢聲張定行一併殺死游聶氏畏懼
不敢出聲黃陳氏亦恐畏累走回郭加受起意移屍
裝帀逼令游聶氏帮同移屍捏作自縊形狀雇人殮
埋經屍兄游仕汰聞信往看游聶氏哭訴前情投保
報驗獲犯該撫將郭加受依犯姦逞兇拒捕依罪人
拒捕科斷例犯罪拒捕殺所捕人律斬監候並聲稱
游聶氏於姦夫郭加受拒捕致死伊夫時並未在場

其帮同装弔亦為姦夫嚇逼所致且事後告知屍兄報驗破案照例止科姦罪依軍民相姦例擬以枷杖

又據江西巡撫潘霨題廖怔求聽從掘坟取骸勒贖一案此案廖怔求聽從在逃族人廖怔有並廖怔標發掘廖明良祖坟取骸勒贖同夥三人偕抵山上廖怔有令廖怔求在路口瞭望廖怔有與廖怔標扳倒坟前碑石點燃油捻用鋤掘開坟前泥土坟内棺木霉爛無存摸取骸骨裝入糞箕挑出路口向廖怔求告知前情將骸骨挑至廖怔有屋後掘坑埋藏避匿

勒贖旋經廖明良等查知報縣差拏廖明良等恐廖怔有等毀棄祖骸出錢三十千託人贖回該撫以廖怔求聽從掘坟取骸勒贖殊屬不法照發塚開棺見屍為從例擬絞監候聲明供係在逃之廖怔有起意為首旁無質証惟罪已至絞照例毋庸待質各等因具題均奉

旨三法司核擬具奏欽此經臣部查核各案所擬罪名均與律例相符可以照覆當將各原稿先後片送都察院會畫去後旋准該院粘簽聲稱葉小通一案例載

殺死一家三命分均卑幼內有一人按服制律應同
凡論者斬決梟示如謀占財產圖襲官職殺期服卑
幼一家三人者斬決又聚衆共毆原無必殺之心而
毆死一家三命及三命以上者將率先聚衆之人不
問共毆與否擬斬立決等語雖無期服尊長卑幼聚
衆共毆毆死期親一家三命各斃各命為首者作何
治罪專條而似此禍起蕭墻至親骨肉白刃尋仇將
弟姪同嫂同時慘殺寔屬人倫奇變未便斷以常科
且原謀各斃各命亦甚支離又郭加受一案粘簽內

妻妾與夫親屬

相毆

稱游鼎氏於伊夫被郭加受拒捕毆傷已經倒地之後始行携燈出看經郭加受嚇禁不即喊叫反從而移屍裝弔是致死時雖不在場移屍時固已在場況當時即受姦夫嚇逼次日殮埋白晝人多何不哭訴所稱事後泣訴屍兄事隔多日不得以即行首告論似應駮令改照姦婦不知情律擬絞又廖恆求一案粘簽內稱例載開棺見屍為從絞候在外瞭望者緩決三次減流又起棺勒贖僅止瞭望者發新疆給官兵為奴名則絞候重而新疆輕實則減流輕而新疆

重似應援起棺勒賠僅止賝望正條擬發新疆為奴首犯未獲監候待質各等因經臣部查浙省葉小通一案例載殺死一家三命分均卑幼內有一人按服制律應同凡論者斬決梟示如謀占財產圖襲官職殺期服卑幼一家三命者斬決等語此二條均係指謀故殺期服卑幼而言若係毆殺即與此例不符至聚眾共毆原無必殺之心而毆死一家三命及三命以上者將率行聚眾之人不問共毆與否擬斬立決之例係指凡人而言服制之案自不得相提並論且

葉汶通與葉泳詳父子係挾嫌放火罪人在平人無論謀故律得均照擅殺定擬尚不得以一家三命論何况死係朞服卑幼豈科罪轉較平人加嚴若徒執無關緊要情節駁令該省再行覆審轉致稽延時日至江西省郭加受廖怔求二案簽商各節固係從嚴之意惟該省既係按例科斷似可照覆先後咨覆各在案茲復准該院以葉汶鈺等兩刀殺死三命均係奪自死者之手情同裝點游聶氏廖怔求二犯律擬雖符情罪未協反覆推求疑端未釋咨部查照前次

簽商仍行詳核駁審改定等因臣等覆加查核葉泳詳父子放火燒燬葉汶鈺房屋先經控縣勘明有案則起衅自非捏飾即謂案內奪刀各情未免裝點究與罪名無關將聶氏事先未與姦夫見面事後告知夫兄破案俾夫寃得雪其帮同移屍供係姦夫嚇逼所致似尚可信廖怔求既照開棺見屍為從問擬三次緩決後即遇查辦減等向係減極邊烟瘴充軍與現在新疆為奴人犯所改罪名相等並無減流章程詎能舍死罪不論預恐將來減流特問遣罪此臣部

照覆不駁之實情也第此等命盜等案例應三法司
會畫具題該院既再三商令駁審臣部亦未便過執
且該院此次簽商內有東南各省兵燹後刑名不甚
講究能吏武斷劣幕空疏不免移情就律若一一如
照覆恐外重內輕之弊滋深等語所見甚切時弊可
否就該院簽商各情請
旨飭下浙江江西巡撫按照該院簽商各節再行詳訊之
處恭候
聖裁所有臣等由題改奏緣由謹恭摺具

奏光緒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奏奉

旨依議欽此

相毆

奉天司 光緒九年

奉

堂交核吉林將軍咨李蘇氏故殺童養大功姪媳秦淦兒身死一案此案李蘇氏夫胞兄李幅由原籍聘定秦淦兒與其子李充子為妻迨後李幅病故其妻李董氏改嫁李充子經李蘇氏與夫李才撫養嗣李才聞知秦淦兒父母俱故無人照管即將秦淦兒接至家中童養隨同李蘇氏睡歇李蘇氏因秦淦兒不服管教時常斥責秦淦兒即向李才之姊李王氏及李

妻妾與夫親屬

相驗

才向前哭訴並聲言李蘇氏做事懶惰經李王氏李才將李蘇氏訓斥李蘇氏因與秦湰兒有嫌嗣李王氏探親他出李才李禿子出外賣魚未歸李蘇氏掩門欲睡秦湰兒脫衣上炕與李蘇氏兒女等說笑李蘇氏屢囑躭卧秦湰兒不聽李蘇氏聲稱如再不聽定行毆打秦湰兒不服混罵李蘇氏生氣即用指甲掐傷秦湰兒左右顋頰等處秦湰兒仰卧哭罵李蘇氏將其按住順携木棍將其左胳膊等處毆傷鬆手秦湰兒在炕滾動哭喊稱俟李王氏李才回家告知

亦令李蘇氏受苦李蘇氏氣忿觸起前嫌起意致死
將秦逢兒合面捺住用木棍迭毆致傷其頂心等處
殞命該將軍以秦逢兒係該氏胞姪李尭子童養之
妻雖未成婚名分已定該氏為死者大功尊長將李
蘇氏依期親以下緦麻以上尊長毆卑幼之婦至死
者絞監候故殺亦絞律擬絞監候等因咨部由司呈
堂交館經職等查核情罪與律相符議如所擬辦理繕
稿呈
堂業蒙

批
充在案現據奉天司以李蘇氏因年甫十歲之大功
姪媳秦逢兒童養在家不服管教時常打罵又因秦
逢兒向該氏之姑及夫哭訴致被訓斥挾有嫌隙後
復管教不聽將其蹈毆致傷因其哭喊觸起前嫌起
意致死用棍迭毆傷至七十餘處之多情節極爲慘
毒與尊長挾嫌慘殺十歲以下卑幼之例正相符合
秦逢兒係該氏童養姪媳如不聽教訓自應管教斥
責亦不得恣行殘忍即其脫衣上炕與該氏兒女等
耍笑該氏囑令脫卧不聽亦屬幼小無知乃該氏逞

相毆

忍毒毆斃傷遍體幾無完膚情節慘毒毫無恩義該

將軍置恩義於不論畧幼小而不言而祇就名分定

讞似非情法之平且以挾嫌慘殺大功幼小卑幼反

輕於挾嫌慘殺期服幼小卑幼之罪似亦未爲允協

可否議駁繕具說帖呈

堂

交館再核職等查律載期親以下緦麻以上尊長毆

傷卑幼之婦至死者絞故殺亦絞等語係指各項尊

屬毆死姪婦以下而言載在妻妾與夫親屬相毆門

內至期親尊長因圖占財產官職挾嫌慘殺毒斃十

妻妾與夫親屬

刑律鬪毆下

相毆

歲以下弟姪伊允人謀故殺律擬斬之例係指期尊殺死弟姪而言載在毆期親尊長門內律例各有指歸引斷不容牽混今李蘇氏因夫姪李尭子童養媳秦澾兒不服管教將其屢次毆打哭向伊姑李王氏及其夫李才訴知以致被斥迫嘱令秦澾兒睡卧不聽混罵將其迭毆致傷復因秦澾兒稱欲告訴伊姑等奔使受苦該氏觸起前嫌用木棍將其迭毆致傷身死該省將李蘇氏依期親以下緦麻以上尊長毆傷卑幼之婦至死者絞故殺亦絞律擬絞監候係屬

按律辦理如謂死太幼穉該氏逞忿故殺情殊殘忍將來秋審酌入情實自可無虞輕縱且案係故殺向不論傷痕多寡輕重該司謂毒毆鱗傷遍體幾無完膚毫無恩義是以故殺之案而以鬬殺衡情已覺未合至謂應照期親弟姪年在十歲以下尊長挾嫌慘殺依凡人故殺律擬斬監候殊不思例內因圖占財產官職挾嫌慘殺毒斃一句語氣連貫而下本意重在圖占財產官職豈可摘引挾嫌一層且細繹挾嫌二字總因平素仇隙不睦而起弟姪年未及歲正在

幼小無知與兇犯有何嫌怨大都係挾死者父母之
嫌隙功服以下尊長因卑幼父兄相待刻薄挾有夙
嫌故殺十歲以下弟姪照凡人謀故殺定擬之例原
與此條互相發明其非挾死者之嫌更無疑義該司
謂例不言功服以下者舉重以賅輕蓋未合諸例而
參觀也況姪婦故殺夫伯叔父母尊長止擬斬候不
與夫同問凌遲而於尋常婦女故殺夫姪婦之案必
欲與期尊爭奪財產官職殺死弟姪相提並論於情
既覺不順於理即屬難安例內既無殺死姪婦分別

年歲明文未便含本律不引比照別條致涉紛歧仍請照覆是否恭候

鈞定

妻妾與夫親屬

相川
殿

江西司 光緒十年

為片覆事前據御史汪鑑奏各部院則例疏舛請飭釐定一摺本部查係有關刑例當經擬定駁稿片行禮部會商去後嗣據禮部片稱有關刑例者即由刑部主稿會同辦理惟同治十年所擬王必儉持服一案未盡允協擬欲奏改並將擬定會稿片送過部等因前來 查王必儉之案係由本部片查禮部定為持服小功本部詳加查核所議俱極允協與向來例案亦屬相符是以照擬奏准通行各省在案嗣復禮

相說

部又推廣數條兩次具奏本部並未與聞茲據
貴部以同治十一年戴大鵬為兼祧小宗生庶祖母
治喪係援照王必儉之案降服小功有関輟考未盡
妥協擬欲彙案奏改並將所擬會稿送部咨商等因
查王必儉係致甆兼祧胞叔之妾禮部援照庶祖母
持服小功本部即比照嫡庶祖母至死例擬絞本無
錯誤是以本部於前次片商內縷悉敘明
貴部既以為不然欲改小功為大功與罪名無関出
入本部亦未便再行辯駁惟有將該御史所奏為入

後者之子孫一層由本部照前奏議駁其王必儉之
案本部亦祇奏明定擬罪名原由至應服小功與否
應由
貴部彙入戴大鵬案内自行奏明辦理庶爲兩便相
應片覆
貴部可也

因没
相殴

四川司 光緒十二年

查活埋卑幼斃命之案情節最慘必須研究致死確情分别按律定擬不得率行減等致滋輕縱此案唐陳氏係已故唐本繩之妻唐增甚係唐本繩同祖堂姪因父母俱故向依唐陳氏度活素不務正時竊唐陳氏錢物在外游蕩唐陳氏屢教不改迨後曾犯竊案被責釋回嗣又兩次復竊汪大興劉洪興家衣物唐陳氏賠給汪大興錢文並向劉洪興服禮寢息唐陳氏投憑夫族姪孫唐林宇等在家祠將唐增甚誠

目設相毆

斥唐增甚不服頂撞唐陳氏令唐林宇等將唐增甚
拉住送究唐增甚睡地叫罵不肯起行並說以後仍
欲做賊扳害唐陳氏忿激聲稱唐增甚迭次行竊玷
辱祖宗不如將其活埋致死免日後被人恥笑令唐
林宇等幫同捆縛唐林宇等應允找取蔴繩綫索將
增甚手脚捆住抬至祠旁業地挖坑將其撳入坑内
用土掩埋各散旋經巡役訪聞獲犯稟驗訊詳該督
以唐增甚係唐陳氏故夫同祖小功服姪將唐陳氏
依期以下有服尊長殺死罪不至死之卑幼果係積

慣匪徒怙惡不悛人所共知確有証據尊長因玷辱祖宗起見忿激致斃者無論謀故為首之尊長悉按服制於毆殺卑幼本律上減一等例於妻毆夫卑屬至死絞律上減一等擬流係婦人照律收贖等因咨部　本部查尊長擅殺為匪罪不至死之卑幼按服制於毆殺卑幼本律上減等之例係指本宗一脈之親而言若妻與夫究係屬義合由其夫推之始有服制情誼較疎故律內註明毆死夫之卑幼不得與夫同科流罪則擅殺夫之卑幼即不得與夫一例議減

桐殿

自可類推今唐陳氏因伊故夫小功堂姪唐增甚迭次行竊送究不服主令族姪孫唐林宇等將其活埋身死如果屬寔自應仍照本律問擬絞候乃該督以此等謀斃夫功服堂姪之案竟與期親尊長致斃為匪卑幼減等之條相提並論殊與例意未符詳核案情唐增甚雖曾兩次偷竊村人衣物計賍甚微尚非實在積慣匪徒者可比該氏於賠錢服禮寢息後業經送交家祠將其誡責似足以洩忿即死者不服頂撞有日後仍欲做賊扳害之語亦屬無據空言何

以該氏竟欲活埋致死居心不應如此很毒況唐林宇等均係充當該族祠首該氏以垂老婦女並無威力相制之義當其商令謀命何以唐林宇等並無一言勸阻均俯首聽從任其指使揆其前後情形更難保非另有起衅别由唐林宇等主令謀斃到案後串同揑飾該氏恃有收贖之例不難以一身提認為唐林宇等開脫罪名地步案情既未確鑿引斷亦未允協應令該督再行詳核例案研訊確情按例妥擬到日再議

同旻
相毀

陝西司光緒十五年

查例載妻之子毆傷生有子女之庶母至死者擬斬監候等語此案阿和晋因生有子女之庶母阿西罕相待刻薄起意毆打乘間走向斥罵口角爭鬧用木棒並拳將阿西罕毆傷倒地被罵復用棒骨毆致傷其左耳根殞命自應按例問擬應如該撫所奏阿和晋合依妻之子毆傷生有子女之庶母至死者斬監候例擬斬監候事犯在光緒十五年三月十六日以前係毆傷生有子女之庶母至死擬斬應不准援

恩詔

免惟傷係他物尚無損折重情應酌入秋審緩決按照該省奏定章程准予減流應令該撫將該犯於南北兩路互相調發勻撥地畝責令耕種以助屯政

山東司　咸豐二年

查律載毆妻前夫之子減凡人一等同居者又減一等死死者絞等語誠以繼父與妻前夫之子名分雖侔於尊長而恩義究異於親生是以毆傷得減凡人至死仍須論抵所以杜殘殺之漸也至例載義父毆故殺義子並以毆故殺乞養異姓子孫論律載毆乞養異姓子孫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故殺者杖一百流二千里蓋以其恩義並重是以雖毆故殺亦不論抵也若繼父與妻前夫之子恩養既深閒有比照義

毆妻前夫之子

父辨理之案檢查道光七年河南巡撫題樊自威觸
犯恩義並重之繼父自盡將該犯比照義子之律辦
理在案以此隅反則繼父致死恩義並重之義子自
可照義子之例科斷至故殺子孫律註云無違犯教令
之罪為故殺乃指親生子女而言今該犯李東拙故
殺妻前夫之女按律本應擬絞因其恩義較重比照
故殺義女罪止擬流已屬衡情酌減若再以毆殺論
則罪應滿徒是以本應論抵之犯遞減二等未免太
輕自當不論有無違犯教令仍以臨時有意欲殺為

準惟查此案該督並未將全案供招咨部案情是否確鑿本部礙難懸揣應令該督飭屬詳查例案妥擬具報到日再議可也

江蘇司 光緒十四年

查繼母毆故殺前妻之子致夫絕嗣罪均絞候而秋審則有實緩之分蓋非其所出恩義已輕逞忿而殺情節更慘嚴其法即所以立其防也況死係幼孩尤當嚴究下手致死確情不得率憑狡避供詞遽行定讞致滋輕縱此案李吳氏嫁與李新堯為繼妻李小郭係李新堯前妻之子年甫八齡李吳氏因李小郭不服管教時常毆罵李新堯屢勸不聽嗣李新堯與兄李新城外出李吳氏令李小郭喂牛李小郭貪玩

不去李吳氏訓斥李小郭不服項撞李吳氏用手向捉致抓傷其右手指李小郭賴地喊駡李吳氏非其親娘屢向淩辱並用脚亂踢手撕李吳氏衣袖李吳氏氣極用膝抵住李小郭小腹用手掐其咽喉並以如敢再駡定欲掐死之言嚇問冀圖恐嚇求饒不期用力過猛致掐傷其咽喉墊傷項頸旋即殞命該撫將李吳氏依毆殺前妻之子伊子本無違犯教令而繼母非理毆殺者若其夫現無子嗣絞例擬絞監候入於緩決等因具題臣等詳核案情李吳氏嫁與李

新充為繼妻甫經數月其與夫前妻八歲幼子李小郭素未撫養本無恩義之可言如因李小郭不服管教儘可以理訓誡何竟時常毆罵已屬有意嫌憎迨伊夫與夫兄外出該氏令李小郭喂牛李小郭貪玩不去亦係幼孩常情即謂訓亦不服賴地哭罵該氏生氣何處不可毆責必用手搯其咽喉豈不知咽喉為要害速死之處一經用力即可斃命如謂冀圖恐嚇求饒何以直至李小郭被搯不能掙扎始行釋放檢查屍格手搯咽喉及小腹項頸跪墊各傷均重至

紫赤下手亦不應如此很毒且不搭覽於李新堯等在家之時而搭覽於李新堯等出外以後是該氏之蓄意致死乘家内無人得便下手情節尤屬顯然承審之員並不悉心推究率聽該犯婦一面之詞草率完結殊不足以成信讞案情既未確鑿秋審實緩攸關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提犯嚴鞫務得確情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四川司 道光二十五年

查律載斷罪無正條者援引他律比附加減定擬等語此案羅沈塾因大功堂兄兒羅沈萬係該犯胞兄羅沈喜同祖堂弟該犯見羅沈萬將羅沈喜砍傷身死忿激捉拿致格傷羅沈萬殞命該督以律例內並無因尊長毆死伊兄即時還毆致斃作何治罪明文查有張華振毆傷致死伊父之小功兄身死係於毆死小功尊長斬罪上酌減二等擬徒又陳功俚毆傷致死伊父之緦麻叔身死係照父為人所殺而子即

時毆死行兇人律勿論雖父與兄未可相提並論同
一情不可忍若將該犯仍照毆殺大功兄律擬以斬
決止照情輕之例聲明實覺法重情輕如於斬罪上
量減擬流則例無明文應咨請部示等因本部查該
督所引張華振等二案皆係為父復仇致斃有服尊
長與因兄被殺還毆致死有服尊長者不同誠未便
相提並論惟審理案件遇有律例所不賅載者律准
援引他條比附加減定擬今該犯羅沅塈因見大功
兄羅沅萬毆死伊兄該犯一時忿激將羅沅萬揢毆

致斃死係罪犯應死尊長該犯𨚫起為兄復仇殺由
立時抵格與尋常致死尊長並非有心干犯者不同
若將該犯照服制情輕例夾籤聲請改為斬監候固
屬情輕法重惟究係致斃功服尊長之案若竟予減
等擬流亦非慎重服制之道恭閱本夫捉姦殺死功
服尊長之例祇可將該犯仍照本罪擬斬夾籤聲明
候奉
旨核
擬量從末減時再請量減為杖一百流三千里以示
區別惟該督並未詳敘全案供招是否另有別情本

部無從核定應令該督另行詳錄供招悉心妥擬具
題到日再行核辦可也

福建司 同治九年

查律載共毆人致死下手致命傷重者絞監候又例載人命案內如有父母被人毆打實係事在危急其子救護情切因而毆死人者於疏內聲明分別減等援例兩請異或父母先與人尋衅其子踵至助勢共毆斃命俱照本律科斷不得援危急救護之例概擬減等各等語是審理救親斃命之案應否援例兩請不但以是否事在危急為憑尤應以是否父子共毆為斷此案專就末後情節而論該犯李庭梅見林潮

爐將伊父李尚志咽喉叉住推靠墻邊該犯上前拉
勸林潮爐堅不放手用力很掐該犯見父面紅氣塞
不能動彈情切救護用脚踢傷林潮爐斃命自應照
事在危急之例聲請減流惟統觀全案情節該犯之
父李尚志因與林潮爐口角爭鬧輒用鋤柄並鋤背
將其偏左等四處毆傷林潮爐被毆不甘趕向李尚
志爭鬧致被該犯踢傷斃命是其肇釁之由實因伊
父先行動手毆人所致雖伊父將死者毆傷之時該
犯並未在場亦與踵至助勢不同第既照共毆本律

問擬即與聲明兩請之例未符且檢李原揭李尚志
既能以老敵少將死者連毆多傷何以一經死者又
住咽喉即不能舉手還毆任令推搡墻邊況該犯走
至瞥見之時伊父與死者自必對面相持該犯上前
拉勸非在死者背後即在側身何以舉腳亂踢適傷
死者仰面部位核其情節顯係該犯父子同場毆斃
人命事後串捏供詞希圖避就臣部未便率覆應令
該撫訊取確供詳核例意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山東司 同治九年

查律載同姓服盡親屬相毆至死以凡論又例載將十歲以下幼孩逞兇謀殺者擬斬立決各等語此案張才因無服族叔張高升之父張儒毆傷伊父張汝林身死擬絞減流遇

赦減免該犯聽受母命蓄意復讐因張儒力大難敵輒將其年甫七歲之幼子張高升乘間毆斃洩忿該撫以張儒雖係該犯之父張汝林被殺正兇第

國法已伸不當復與為讐況又遷怒幼稚實屬逞忿謀

殺將張才依同姓服盡親屬相毆至死以凡論將十歲以下幼孩逞忿謀殺者斬立決例擬斬立決聲明該犯蓄意復讐係由聽從母命應於疏內聲明聽候部議等語臣等查為父復讐殺死

國法已伸兇犯照謀殺本律定擬入於緩決永遠監禁之例係指殺死正兇者而言至因復讐殺死正兇之子例無明文今張才因父被張儒毆死擬絞減流遇

赦減免蓄意復讐將其年甫七歲幼子張高升乘間殺斃死雖十歲以下幼孩惟兇係為父復讐起見與因別

事逞兇殺斃幼孩者不同該犯不得手刃仇讐因而甘心於讐人之子其迹固屬兇殘其情殊可矜憫設使該犯將張儒致斃自應照例入於緩決永遠監禁不與尋常謀殺之案一體同科其將張儒之子致斃似亦未便照謀殺十歲以下幼孩例擬以斬決以致無所區別既據該撫於疏內聲明可否原情將該犯於斬決罪上量減為擬斬監候之處恭候

欽定

陝西司 光緒八年

查為父復仇致斃人命入緩監禁之例係專指擬抵

正兇

國

法已伸者而言至毆死毆斃伊父案內餘人秋審亦有比例酌緩成案若係逆犯子孫尋衅報復即難曲為原宥致滋輕縱此案張七斤之父張玉先與無服族孀趙氏通姦同治六七年間捻逆竄擾張玉為賊引線擄刦村人粮食焚燒草堆從賊逃遠嗣復潛回至趙氏家姦宿經其大功堂兄張魁查知因其從賊擾

害恐受連累起意捉拏送究邀允張寬等將其共毆
致斃報驗訊明將張魁審依期親以下尊長殺死罪
犯應死卑幼例擬杖一百張寬依為從杖九十折責
詳結張七斤遂隨母遷居別村嗣張七斤與張寬撞
遇彼此因爭行乾路口角張寬以張七斤之父從前
引賊害人張七斤又來討死之言辱罵張七斤觸起
前仇頓起殺機為父報仇隨用矛杆向戳張寬閃避
張七斤又用矛戳傷其胸膛倒地復用矛戳其胸膛
登時殞命該撫將張七斤依故殺律擬斬監候聲明

秋審時仍入於緩決永遠監禁等因具題 臣等查
張七斤之父張玉從賊搜掠擾害閭閻實與叛逆無異
張寬聽從張玉大功兄張魁將其致斃係屬擅殺應
死罪人張玉既在應誅之條張七斤即無為仇之理
張寬之帮毆既與正兇擬抵案內餘人有間張七斤
之報復即與酌緩永遠監禁之例不符況伊父身死
後該犯即隨母遷往別村事隔十餘年第因彼此爭
路口角始觸起前嫌亦與情切復仇者迥別檢查同
治二年四川省題徐盛嵩故殺李宗灤身死一案又

父祖被毆

光緒八年河南省題牛小良謀殺石有用一案均係犯父從賊搶掠被死者致斃該犯等尋衅殺害仍照謀故本律定擬經臣部照擬核覆秋審入於情實勾決各在案是此等情節在秋審尚不能酌予聲敘豈能於定案時曲為開脫該撫既將該犯照故殺擬斬復聲明比例入緩監禁辦法殊屬錯誤臣部碍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詳核例案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直隸司 光緒八年

查律載鬬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
又例載祖父母父母為人所殺凶犯到官擬抵遇
赦釋回復向死者子孫用言譏誚有心欺淩確有實據者
即屬怙惡不悛死者子孫忿激難堪起意復仇致斃
仍於謀故殺本律上減一等又律載斷罪無正條援
引他律比附定擬各等語此案劉荃榜因徐書得前
將伊胞弟劉莫小扎傷身死擬絞遇
赦減免釋放後徐書得每遇劉荃榜即以殺人不用償命之

之言向其譏誚劉荃榜意欲毆打洩忿即携鉄斧路
遇爭毆用斧將其毆砍至次日身死核其情節死係
致斃伊弟正兇於擬絞援免後仍不悛改屢向該犯
用言譏誚實屬有心欺凌該犯忿激難堪將其毆砍
致斃係志切復仇並無別項情弊向來有服尊長殺
死正兇及擅殺罪人各律例比附定擬曾經辦理有
案為卑幼復仇致斃
國
法已伸怙惡不悛之正兇均比照子孫復仇例於本
殺罪上減一等劉荃榜情無二致該督以例無兄復

第仇減等明文將劉荃榜仍依鬪殺擬絞固屬照律
辦理惟死者既强悍性成遇
赦不悛若仍予實抵似無以原復仇者迫切之情為釋回
者怙終之戒自應比例減等問擬應即更正劉荃榜
應改比依祖父母父母為人所殺兇犯到官擬抵遇
赦釋回復向死者子孫用言譏誚有心欺淩確有實據者
即屬怙惡不悛死者子孫忿激難堪起意復仇致斃一
仍於謀故殺本律上減一等例於鬪殺絞監候律上
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該督疏稱云云

江蘇司 光緒九年

查苗學得因無服族叔苗操中將伊父苗擇中毆死逃逸時值匪擾路阻未能報驗緝究嗣聞兇犯潛回起意致死為父報仇致放鎗誤傷苗金中身死查苗金中係苗學得無服族叔至死應同凡論惟苗操中係戳死伊父應抵正兇在逃

國法未伸之人該犯為父復仇殺機激於天性黃夜誤斃非其意料設當時將苗操中放鎗致斃該犯應照擅殺應死罪人律擬杖今因不得手刃仇

譬因而誤殺旁人情殊可憫若竟照謀殺人誤殺旁人以故殺論擬以駢首未免無所區別該撫既將該犯比照謀殺人誤殺旁人斬候例上量減問擬復牽引父謀殺子誤殺旁人擬軍之例比較輕重措詞殊未允當苗學得應比依謀殺人誤殺旁人斬監候例上量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事犯到官在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恩旨以前係比照謀殺人誤殺旁人量減擬流應不准援減復遵光緒元年正月二十日

恩詔應准援免後再有犯加一等治罪餘如所題辦理

該撫又稱云云

父祖被毆

直隸司 光緒十年

查律載毆妻父死者斬監候又例載父母被外姻緦麻尊長毆打實係事在危急卑幼情切救護因而毆死尊長者於疏內聲明減為杖一百發邊遠充軍照例兩請候

旨定奪又卑幼毆傷緦麻尊屬餘限內果因本傷身死仍擬死罪奏請

定奪如蒙寬減減為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各等語此案張財因見伊母張尤氏被匡文幅用木棍毆傷喊救該

犯情急赶至用撲槍扎傷匡文幅左膝蓋越三十二
日因風身死該犯見母被毆扎由情切救護實係事
在危急惟匡文幅係該犯妻父服屬緦麻按救母情
切毆斃尊長例得兩請減軍即毆傷妻父餘限內因
風身死照卑幼毆傷緦麻尊屬餘限內因傷身死例
亦准聲請減軍在凡人由絞減流應准累減擬徒第
死者究係伊妻父服制攸關若予以累減未免與平
人漫無區別且毆傷緦麻尊屬在餘限外身死其所
毆傷罪在徒流以下者定例准於斬候罪上減一等

擬流則因救親毆斃妻父因風死在餘限之內亦祇應由斬候按例減一等充軍未便准其再行累減吏可類推至該犯持撲槍兇器應按服制遞加二等係專指傷罪而言該犯既已問擬斬候自不能復追論傷罪致與向章不符張財應仍照救親情切事在危急毆死外姻緦麻尊長例奏請

定奪　倘蒙

聖恩准其減等應將該犯張財減為杖一百發邊遠充軍至配折責安置仍追埋葬銀二十兩給付屍屬具領

以資管裝該都統聲稱該犯毆斃妻父係因救母情

切又死由抽風應累減擬徒惟持撲槍照光器傷人

按服制遞加二等發極邊充軍之處應毋庸議該都

統咨稱張尤氏云云

湖廣司 光緒十二年

查律載父為人所毆子即時救護還毆行兇之人至死者依常律等語此指父被人毆傷未死而言又父為人所殺子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即殺死者勿論又例載父為人所殺兇犯當時脫逃後被死者之子撞遇殺死者照擅殺應死罪人律杖一百各等語此指父被人毆傷已死而言至因父被人毆傷將下手毆父之人致斃伊父亦因傷越日身死律例均無作何治罪明文向俱援照兩家互毆致死一命律應擬

抵之正兇被死者有服親屬毆死例擬以滿徒歷經
辦理有案此案尚庭潅因父尚潮青聽從向雲程邀
往劉濟初家索欠適族人尚潮梁踵至斥說尚潮青
不應幫同逼索致相爭鬧尚潮梁取刀砍傷尚潮青
左手背右肩甲倒地向雲程攏護亦被尚潮梁用刀
劃傷經人喝住告知尚庭潅將尚潮青扶回醫治次
日尚庭潅見父傷重邀允向應鳳往找尚潮梁毆打
洩忿行至屋前撞遇斥罵尚潮梁用刀向砍向應
鳳奪刀用背毆傷其右胎膊等處尚潮梁撲奪尚庭

淦拾石連毆傷其顖門偏右倒地越日殞命報驗投首尚潮青亦因傷越十日身死經該縣查尚潮渠身受各傷惟後被尚庭淦毆傷顖門等處為重應以擬抵聲明該犯之父尚潮青雖先被尚潮渠砍傷當時並未見死核與父為人殺其子擅殺行兇人不同且越日尋毆亦與即時救護有間將尚庭淦仍照鬪殺律擬絞詳經該撫以尚潮渠刀砍尚潮青右肩甲一傷重至筋骨俱斷該犯見父傷重次日往找尚潮渠將其毆傷身死並無起衅别情且伊父亦於保辜正

限內因傷殞命若將該犯仍擬絞抵是以父子兩命
而抵一命恐於律義未符飭令妥擬旋據該臬司詳
稱尚庭濰毆傷尚潮梁身死今在伊父已傷未死之
間例無恰合專條擬於鬬殺絞律上量減擬流復經
該撫查兩家互毆致死一命之正兇如被死者有服
親屬毆死例止滿徒今尚潮梁係應死罪人而尚庭
濰之於尚潮青誼重天親較之有服親屬其情尤為
迫切將該犯照鬬殺律量減擬流情罪是否允協咨
部示覆等因　本部詳核案情該犯尚庭濰因父尚

潮青幫同向雲程至劉濟初家索欠被族人尚潮梁向斥用刀砍傷次日該犯見父傷重邀允向應鳳共毆尚潮梁身死尚潮青亦因傷越日殞命是該犯致斃尚潮梁時在伊父已傷未死之間因與擅殺行兇人之律不符亦與父被人殺兇犯脫逃後被子孫擅遇殺死者有異惟伊父於正限內因傷身死尚潮梁係屬應抵正兇該犯誼重天親將尚潮梁毆傷身死較之父被人毆事在危急其子情切救護毆死人命例得隨本減流者情節尤可矜憫該縣以犯父先被

輕傷未死核與為人殺其子擅殺行兇人不同且係
越日往毆又與即時救護者有間將該犯仍照本律
是以犯父被殺身死之案牽引受傷未死之文已屬
錯誤該臬司並不詳悉駁斥復行委曲遷就擬由死
罪減為滿流是亦泥於律內擅殺及即時等語而反
忘死者為寔係應抵正兇嚴於此而寬於彼仍屬情
輕法重復查律例輯註云擅者專也其人本犯應死
之罪告官正法罪亦應殺謂其專擅而殺之耳故曰
擅殺人云父祖被殺禮必復仇故私和有罪法當行

乎上不可條乎下故擅殺有罪私和罪至滿徒擅殺止杖六十而殺在即時並免其擅殺之罪皆扶植人倫維持世道之精義也又云觀即時勿論則擅殺者原不論月日多少矣如父祖被毆傷重辜內身死子孫即殺其行兇之人亦是擅殺可見律內擅殺等語無所不包該縣於即時內添入救護等字是其子在場則為救護其子未在場即非救護並非即時矣豈通論乎律以擅殺及即時為擬杖勿論之分而讞獄者總應以死者是否殺斃伊父之人為斷蓋伊父被毆

未死雖即時亦難免其逞兇殺人之罪伊父已被毆
斃雖過後未便汶其奮不顧身之情誠以父子之親
関乎天性父被人毆傷垂斃而必責人子以少安無
躁待父死而後報復准以天理人情當不其然律例
統言父為人所殺並當時過後身死之文似亦無甚
分別何所據而以為當擬絞流耶明明以不共戴天
例許復仇之案祗因斃命稍有後先遂致罪名大相
懸絕揆之情法殊未允協况案情百出不窮設有犯
父被人毆傷其子無論即時與否將行兇之人還毆

越日與伊父同時斃命或在伊父身死之後未知又有何說以處此檢查從前擬徒成案均同例無明文酌量比擬平情而論似尚嫌於過重若如該司等所議置死者殺斃伊父重情於不論而以該犯並非即時救護強為區分反擬寬抵不得已而減為流戍殊非所以慎刑章而昭平允應令該撫再行詳核例案速飭妥擬報部到日再議可也